

姚远 姚磊

在西北联大尚称“西安临大”之时，学校即提出：“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为动员全国军民最重要之工作。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唤起民众，责无旁贷。爰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以尽战时青年应负之责任”；“宣传之目的，为唤起民众及灌输抗战常识，以期民众之组织化，及发挥自卫能力”；“宣传地点，以不与东大（东北大学）及陕西省府宣传地点重复为原则”，“偏重陕南各县”；“宣传内容，注重抗战情况、服役、服役、国家观念、公民常识、防空常识”；“宣传方法，以采取谈话形式为佳，如环境适宜，得召集大会演讲，能化妆表演尤佳”，“以不在县城而在乡镇宣传为佳，如遇集市之地点，更应利用之”。

为此，学校组织宣传队分赴陕南各县进行抗日动员宣传，由董守义、罗根泽、余树坤、徐佐夏、王同观、郭俊卿等教授带领80余人组成的宣传队赴陕南宣传，于1937年12月初分赴宝鸡、凤县、留坝、褒城、沔县、南郑等处，宣传抗战救国，于1938年2月中旬返回西安。其中，学生宣传队第三队于1937年12月5日由宝鸡乘骡马驿车出发，经大铺铺、观音堂、东河桥、黄牛铺、草凉驿、凤县县城、双石铺、留坝、南郑、留坝、留坝、留坝，于1937年12月11日抵留坝县。途中上岭时，车行维艰，须乘客推挽而行。因沿途各驿站缺乏食粮，宣传队自携粮食、锅灶，每日炊食两次，沿途均铺草席地而眠，每房间容三四十人。

《西安临大校刊》记载：“榆林铺与庙台子间为柴关，不甚高，上下仅约二十里，但冰雪载道，需行两小时，行程甚苦。各岭均有旧时小道，较公路为短，亦不易行，体力弱者及车夫马匹皆不敢尝试焉。第六日原定至留坝，但逾柴关岭时，驽车行极慢，至庙台子，已近黄昏，因借留侯祠中宿焉。留侯祠风景最佳，古迹及名人遗迹甚多，住持来自故都，招待甚殷勤，享全席以素食，又引游当地名迹，殊可纪念也。第七日午刻自留侯祠启程赴留坝，下午三时许，抵县城，借寓东关小学一小阁中，甚舒适……明日即开始宣传工作”。

其中之所以不留宿东河桥、黄牛铺或庙台子，而留宿留侯祠的原因是“东河桥与黄牛铺间为土匪出没之区，此外庙台子亦颇繁盛，借宿不佳，只可借住庙宇耳”。这是西北联大学生宣传队第一次抵达留坝县。以《宣传队计划大纲》中“每队以20人至30人为一队，由教职员一人至三人率领指导，学生一人为队长、二人为队副”的编制来看，这也是近现代第一次有数十位大学生抵达留坝。

宣传队沿途考察了道途情形、交通状况、民众饮食与住宿条件、教育、风俗与语言等，并撰写成报告发表于校刊。其中记录留坝教育、风俗及语言时，有“此间教育程度之低落，风俗习惯，偏于保守，由来已久，每县不过有一号称完全小学，实则内容并不完全，教师皆属半尽义务性质，且薪金往往积欠数月，其对于职务之兴趣，可想而知也。一般人多习于怠惰，不事生产，富源虽多，均未开发，吸烟片者且遍地皆是，街头巷尾之商肆中，无他物亦惟有烟斗而已。语言近川音，尚能了解，但语句、成语不甚通行，盖人民多不识学故也”。

这支部队宣传队的宣传方式与内容虽未见记载，但据学校制定的《宣传队计划大纲》和与其同赴陕南宣传的其他两个宣传队的报告，以及这支宣传队抵达褒城、南郑、沔县（今勉县）的汇报来看，其方式主要是利用县城、乡镇集市的集会演讲、化妆表演、战斗性游戏、体育竞赛、教授军歌、讲故事、谈话等形式进行宣传，并携带小册子、图画发放给民众。以汉中龙岗寺的讲演为例，其宣传内容主要是：“史地常识（疆域、国耻史），时局报告与分析，我国必获最后胜利的原因，惨痛故事（如日本残杀我同胞），爱国故事，民族英雄故事，拥护领袖，我们的责任，军民合作，纠正错误思想（纠正流言），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防空常识，服役与服役，铲除汉奸”。此外，宣传队还在计划之外协助地方筹划农村俱乐部组织，协助地方办理壮丁训练、保安队体育训练、社训军官之体育指导等，目标为“锻炼强壮之身体，启发奋斗之精神，培养爱国之思想，增进抗战之力量，以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

宣传队由西北联大医学院院长徐佐夏（1895—1971）教授率领，他是留德病理学和药用植物学专家，因此他所率领的主要在褒城一带活动的抗日宣传队也兼有医疗队的职能，为沿途群众诊疗治疗和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随行的还有医学院王同观副教授。1938年2月中旬，宣传队结束在留坝历时2月余的抗战救国宣传回到西安。西安临大为此次谢陕南各机关，对其指导接待和提供的种种便利表示感谢。经与留坝有关史志工作者交流，这次抗日宣传队活动鲜为人知，本文属首次涉及，填补了留坝深山抗日活动史料的空白。

（本版稿件均摘自城固文史第二十一辑《西北联大在城固》）

秦岭古道行 ——抗战中赴西北联大的旅途

李引之



位于城固县文庙的西北联合大学校门影壁

城固县博物馆供图

这是我由长安（西安）出发前往陕南一路的感想。这一路之上，虽然时间仓促，无暇调查各地风土人情，而山水风景，却颇引人入胜，爰记述之，以供读者之卧游。

从西安出发，凭着陇海火车，丝毫不感困难，车行半日即到达宝鸡。下了车已是晚上九点以后，旅馆小店都人满之患；若非早有准备，露宿街头恐怕是免不了。

宝鸡是现在陇海铁路的西头终点，控制着由此经过的西兰公路，和往南经汉中到成都的宝成路。宝鸡县城背山临水，和秦岭隔河相望，颇有相当景致。市街情形，东关较城内为热闹，因其逼近车站，饭馆旅馆业非常发达；尤以旅馆生意，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

因为一方面火车上的客人是源源而来，一方面公路上的汽车却不能多开，许多旅客便多留在旅馆里。

旅客乘车，须先向汽车站登记，领到登记证后，按号依次序乘车。在某一个时期，听说差不多每日有三四百人在轮流候车，这样人越聚越多，因此客人有候到七八日甚至十余日，才能走的。

宝鸡所有的旅馆，虽亦不算少，可是大多数被占着。最近当局为解决这个困难，曾加派不少客车，这确是合理且必要的事情。

从宝鸡到汉中（南郑县），全程二百五十多公里，中经凤县、留坝、褒城三县的辖境，及凤县和留坝两个县城。至于公路，除从宝鸡到秦岭脚下的几公里，和从褒城站到汉中的十几公里外，其余完全是在山里蜿蜒曲折地走着，一路经过三个大岭——秦岭、酒奠梁和柴关岭。其余都是两山夹着的深沟，仅有山水草木。

秦岭是劈分关中和汉中成为两部的的一座有名大山，宝成公路跨顶而过，由下而上，步步登高，约有十几里，便至山巅。



西安临大农学院南迁，学生骑脚踏车途经柴关岭。

公路是曲折盘旋，直溯水源，夹岸草木，红绿杂陈，所谓“青山绿水”者是也。自山顶回头俯视，又有淡淡云海弥漫，白色的公路像羊肠，又似蜿蜒的长蛇，忽隐忽现，断断续续地摆在眼前，煞是好看。

忽过山顶，又是一种风味，地势较宽，也较平坦，至约八十里处，便是凤县。

凤县是一座古老的土城，在山坡脚下，城的半壁是山坡，从城外可以看见那高出城垣的荒丘。城墙全系土质，矮而且老。

汽车穿城而过，除了守门的兵和飘扬着的国旗而外，看不见帮比的街道，也看不见稠密的人烟。

由此前行一百里至双石铺，这是唯一的大站，旅客和车辆至此同受检查。旅馆也有两三家，可以小食；如果天晚住宿，还有

两家旅馆可停歇。然而这里村落却是不大，不过是因为控制着交通枢纽，才慢慢繁荣起来。

这一段经过几个村庄矮墙茅屋，不足观瞻，但“拥护中央政府抗战到底”的标语，却到处可以看见。至于田间作物，则以稻麦玉蜀黍（玉米）为多；柿子树也不少。

再前行，渐渐上爬至最高处，曰酒奠梁。汽车路沿山嘴，路既崎岖，坡度亦大；下视则深沟万丈，胆战心惊，但公路甚好，可作安慰。

跨过酒奠梁，又是山沟。往前则渐入佳境，花草树木，绿荫满山，潺潺流水，左右逢源。

最有趣的是，山峰满盖绿树，重重叠叠，不见山石。行人盘桓其间，大有飘飘欲仙之致，此柴关岭一带之大观也。道路虽螺旋曲折，但不若酒奠梁一带的令人担心。

过了柴关岭以后，有一带平沟，良田美池，垂柳青松，俨如世外桃源。男女老幼无不在怡然自得，若非有每日公路上往来的客人，有时传播些国家大事，大概怕连日本这个名称也想不到，更不用说国难了。

这一带更引人入胜、画景天成的古迹，便是有名的庙台子。

庙台子是在约二百里处的一个大站，小店旅馆尚有几家，村子并不怎样大，地方因张良庙而得名，庙系依山而建，颇为宏大，其最高处的校（授）书台，远远望见于浓荫的丛林中，最为有趣。惜车不停留，不得作竟日游，兹为遗憾耳。

复前行至百七十里处是留坝县。留坝县城也是依山而建，局面虽不甚大，但却新而整齐。

公路绕城而南，南关有汽车站，房屋整齐，街市还算热闹。附近全系稻田，耕地亦较广大。至此而下，顺峡而出，一路傍山

住在城固街巷里的大学教授们

姚远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蒸教授一家，于1938年3月到达城固，先住在王史巷。这是东起钟楼街、南交五祖庙巷的一条约150米长、2米宽的小巷，距离校本部所在的黄学巷仅隔三四条街巷。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周传儒教授、蓝文征教授、经济学系沈葆荪教授、先修班教员萧士均也住在此巷。

约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后，李蒸一家又搬迁到了盐店巷，与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委、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西北联合大学秘书处主任、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合聘的黎锦熙教授、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季洪教授、国立西北大学中国文学系杨晦教授、国立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诺亚达教授、国立西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谭戒甫教授、国立西北大学外国语系于康度教授等同住此巷。另外，国立西北大学的王道训、卢宗汉、姜玉鼎、朱人瑞、刘竹筠、于鸣冬、王协邦、程克敬、李宗虞、李立家、文亚仙、李效贞、刘宝义等教职员也住在此巷。

从盐店巷往北，通过下院巷即可到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所在的考院，大概是因为距离很近，盐店巷一时成为大家租住的首选，使这条东起中山街、西至马桩口的140米长、3米宽的小巷子，成为1938年至1946年间名师大家云集之巷。

马桩口也是教授们居住较为集中的一个小巷子。国立西北大学校长刘季洪住在马桩口16号。1938年5月，西北联合大学教育院家政系主任齐国樑教授在马桩口创建儿童保育实验室。后更名为私立乐城托儿所，1944年11月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同齐国樑教授的家政系西迁兰州后，由县府接办，改称城固县托儿所，是为城固幼教事业的开端。

黎锦熙教授正是在盐店巷居住时，

被当时的城固县县长余正东聘为城固县修志委员会总纂。他费尽周折从香港抄回明嘉靖《城固县志》，在盐店巷的烛光下昼夜不息地工作，用一个月时间草拟出了九万字的《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即《方志今议》），成为中国当代方志理论的经典之作，此后还主撰了洛川、同官（今铜川）、黄陵、宜川等九部陕西地方志，从而开拓了西北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为地方文化建设做贡献的先河。

二胡作曲家和演奏家刘北茂住王史巷4号，那是一条幽深狭窄的小巷，两边均系土墙围成的院子。有一天，他看到一位乞讨的盲人，手执一把简陋的二胡，不很老道地拉着当地的一些民歌小调，打破小巷沉寂的空气。当他看着这个远去的背影时，总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悲凉，于是就有了《漂泊者》这首如泣如诉、哀婉悲凉的二胡曲。这简直就是他在城固王史巷陋室生活的写照，或者是西北联合大学师生颠沛流离的写照。

许兴凯教授住在桂花巷4号，与周围的人都很熟识。桂花巷有一个邮局，许教授常去看报纸，一来二去，与邮局的邮局长便熟络起来。这甚至促使了城固县自办的第一份报纸的诞生。

许教授的儿子许维昌在寻访城固故居后回忆道：“我们家住在城固县桂花巷4号，胡同口就是邮局，局长姓邱。我父亲就常去邮局看报纸，在和邮局长闲谈中，我父亲提到其本人就在北平办报纸，抗战前北京的《晨报》《小实报》等，我父亲都曾工作过。邮局长称，那就应该跟城固县的县长提一提，请您在城固县办一张报纸，以解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父亲说：‘好啊，只要县里有能力，县长批准允许办报，我一定参加。’不久，城固县果然要办报纸，命名为《城固报》，并聘请我父亲主管其事。当时，《城固报》设在西关的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

沿水，曲折绕弯，有几处山峰峭立，也有几处清流怒涛，均足大壮行色。

经过的村庄，较大者只有居民二三十家。有好多却在山麓水涯，搭起一两间小小的茅屋；他们出入的道路极狭而不显，几乎看不见。

两岸往来，是凭着几根木头穿在一起的小船，有时尚有绳渡，但以人烟稀少，往来无多，其生活之冷淡与简单，也可想而知矣。

傍出峡谷，有座新式的大桥。在这天然境界之内，有这样新的结构，可算是别有洞天。附近的古迹是石门，鼎鼎大名的石门铭、石门颂，就在这里刻着，因为不在汽车经过的地方，所以没有望到。

在此二三百几十公里的长途，无非是攀山越岭、绕道悬崖，有些地方真令人提心吊胆。幸而公路新成，坦然平滑，加以沿路风景，处处可人；所以整日行程，处处使人留恋，还不觉得苦楚。

出了山谷，便是褒城车站。豁然开朗，另一个世界已带有江南风味。褒城县隔河相望，人烟稠密，已不类山中冷寂矣。

距褒城四十里便到了汉中。汉中是个古名，如名叫南郑县，但一般人仍以汉中府名之。县城在汉水之阳七八里，市街繁华，人烟稠密，为陕南冠。

城内建筑，以意大利天主教堂最为堂皇富丽，陕南一带，可称仅有。外国传教士之毅力，实是足令人钦佩者也。

东关街市繁华，不亚城里。本地为陕南山品集散之所，亦为各地交通之枢纽，以宝成路而通陕南关中，因汉水而连甘肃及湖北。

东去城固七十华里，有汉白公路可以直达，唯以天雨较多，路旁全系稻田，路基未固，有几段泥泞不堪行走。大批货运均由汉水上船。

至单人行动，则以二人抬之滑竿式小轿代步，亦较便利。普通汉中、城固间往来，每一副滑竿约需脚力二元。但一般抬滑竿者，则苦状难言。然多不事积蓄，染有嗜好，亦无怪其生活之每况愈下也。

城固紧邻汉水，城池并不算大。但近来人口增多，市面稍呈战时繁荣之象。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在此的师生人数，颇为不少。

闻该校近有工程学推广部之设，由胡庶华、李书田诸先生负责筹备，广罗人才，分门别类，计划促进建设，并拟办理各项实业，果能努力实干，以若干人力，当能得收大效也。

以上所记旅途所经，大概如是。此行在余脑中最深之一感想，觉吾国地大物博，河山锦绣，无处不可爱。惟自抗战以来，倭寇肆虐，凡我昔日之精神都市，与繁盛区域，大都沦陷敌手，横遭摧残，留此半壁山河，作为今后抗战根据地，以此而图吾国家民族之复兴，正其地，亦正其时。我同胞各奋起，努力争取最后胜利！

附近，我父亲除了在西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授课的时间外，都到《城固报》的社址去上班工作。

敢情这桂花巷就是城固民间新闻事业的发祥地了。官方受此影响，于1946年4月4日创办《城固日报》，直到1949年下半年停刊。

李蒸先生的女儿李溪桥与母亲一起于1938年秋季由天津辗转来到城固，与父亲团聚，先住王史巷，后住盐店巷，在位于城外的自强小学读三年级。她回忆道：“记得家在盐店巷时，隔壁就是大学的话剧团，我们常常溜到那里去看他们排戏……我们的居室十分简陋，屋内没有什么家具。我们平日都穿草鞋，晚上点的是如豆的油灯，每天傍晚，我挎着小篮子，走到街口去买些橘子和花生，回家后大家围坐而吃，听父亲讲讲笑话和故事，这是我所记得的那段艰苦的日子中享受天伦之乐的乐趣。”

那时居住简陋、生活艰苦，医疗条件也很差。李蒸先生夫人患病所生的两个男孩，一个长到一岁多，患了胃溃疡；另一个患了肺炎，均因无药医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夭折了。

1993年7月初，李溪桥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踏上了城固这个曾经相识、而今完全陌生的土地，地下掘之处的县城招待所就是旧称文庙和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所在地。她重访王史巷故居，依稀能辨认出当年住过的两间东房，找到了盐店巷，只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确认哪个门牌是当年住过的院落。徜徉在这几条老街的街头，她试图找出一些可以辨认的遗迹，均难以说清楚，皆成过眼烟云。唯独城固县二中的那棵参天的银杏树、张莺墓上“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徐诒明、李蒸、胡庶华谨立”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还是当年的模样。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